

# 土豆花开四月天

郑学良

一种粉粉的白，一点也不妖娆，在秦岭的南坡商洛山中，只见坡坡凹凹一片片的，远远望去仿佛一匹匹绿底白花的丝绸，是那么的入眼、中看。土豆在我们当地是常常被叫作洋芋的，这不难看出，这种农作物是从国外引进的，它已适应了我国的气候，那么中国也就是它的第二故乡了。我们这地方在过去把土豆是不当作蔬菜的，而是主粮之一。一碗土豆丝或土豆片就是一顿饭，假如做了一顿土豆焖饭，那可称得上今天的米饭、捞面了。由于土豆这种作物不择地、生长期短，而且产量高，就是山里人最喜欢种植的作物了。新年一过，村子还散发着浓

浓的年味，山民们就开始忙着整地送粪，再把年前为了防冻藏入地窖的土豆种掏出来，待地整好了用刀切成瓣，那就叫土豆种了。别看切土豆种是个粗活，其实技术含量也高着呢。首先要选个大而且形状要好的，再看眼儿。眼儿要大，棱角分明，下刀时要准，把剩余的部分切掉，此时的切种人不亚于位优秀的外科大夫。只有一个好的切种人切出的种子出苗率才高。种土豆也是一门技术活，种深了，不生土豆；种浅了，种会被冻伤。因为秦岭山地的初春还有轻度霜冻。土豆开花表明土豆正处生长期，如果雨水好的话，土豆就会有核桃大了，

在饥荒的年代，山民就会掏取大的下锅了，大家戏称其为给土豆“骗蛋”。我至今记得奶奶曾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：一位商人路过一处山里人家，干粮已经吃完，三天没有吃饭了，看见一位老奶奶坐在门墩上正吃着一碗野菜煮土豆，他放下行李，从布袋里掏出一把碎银说：“老人家，我用这一把碎银换你这一碗野菜土豆，请您积福吧。”老奶奶摇摇头，只顾吃着。商人饿晕了，体力不支倒在了地上，老奶奶忙把自己碗仅剩的一点野菜土豆连汤带水喂进商人嘴里，那位商人才慢慢地苏醒过来……商人被老奶奶留在家里，吃着野菜土豆恢复了身体。临别时，老奶

奶从正开花的土豆地里“骗”了一兜土豆送给商人，商人激动地拿出一包碎银递给老奶奶，老奶奶生气地问：“银子比人命贵重吗？”那位商人感叹道：“真是金豆银豆都比不上这土豆豆啊！”奶奶讲到这里就停下了，可我们都睁着眼睛问，那后来呢？奶奶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没几年那商人发了大财，骑着高头大马、带着绶罗绸缎来谢承老奶奶，来到老奶奶的茅屋前，已没了人烟，一打听，老奶奶早在他走后的那个春天就被饿死了……”每到土豆开花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奶奶所讲的这个故事，“银子比人命贵重吗？”“金豆银豆比不上土豆豆啊！”

## 满江红·商州巨变(外一首)

翁佳兴

春顾丹江，凭栏望，冰消雪落。泰山阙，凤凰起舞，凌飞关洛。曾记镇安渔鼓过，枫柳洛水凭舟舵。再回首，鱼米满都仓，连丰获。

洧河畔，结硕果。民歌调，传阡陌。看商州上下，尽燃星火。四海昌平歌舞起，宏图大展人民乐。待明日，共画锦华章，挥毫墨。

行香子·悼袁公

光耀神州，日映南华。恰禾秧初露新芽。晨耕良种，暮霞轻霞。向河中苗，田中穗，水中虾。稻翻似浪，芒涛如海。泣先生却已还家。宏音远逝，豪气穷涯。使天生露，柏生翠，树生花。

## 瘦诗人党继

郝晓宏

党继的诗，未有巨制，皆为短章，都是浓缩的精华。他的第一部诗集，名之曰《短歌行》，即是明证。为“诗”消得人憔悴，衣带渐宽终不悔。党继高而瘦，人瘦，诗亦“瘦”。当然此“瘦”，特指其诗之短小精悍。正如其推心之挚友诗人张况在《党继短诗精读》序言中所言：“其精炼短制，述怀言志，时有针砭时弊质体坚硬之长短句，如珠如玑，每于大刊大报之一隅发声蛰伏，蓄势待时，不动声色故识者仁智，乃能感其腹中雷鸣、胸中棒喝。”

党继是一个执着的人。自从年轻时爱上诗歌，至今不离不弃。一般来说，瘦人怕冷，于是他在壮年时南下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36岁的党继离开商州，调任广东佛山。先在某摩托车厂当政工干部，90年代末，又去一家军转民企业担任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，并分管子弟学

校、职工医院和武装部等方面的工作。白天东奔西走、兢兢业业，忙于处理单位里杂七杂八的工作，到了夜晚，读书、写诗成了他的必修课。他沉醉诗事数十年春秋，从未间断，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精美短章。他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。他的诗能够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准，秘诀只有一个，便是反反复复地推敲修改。最近，常看到他发在微信朋友圈的诗作手稿，最初写下的句子，末了往往被改得“面目全非”，但是改好了。有些作家秉持所谓“头未梳成不许看”的态度，忌讳以未成稿示人，但党继似乎不介意这个。他将自己创作的过程展示出来，似乎藉此告诉人们——好句子都是反反复复修改出来的！

如今，高产作家层出不穷，党继只能算是“低产”的诗人了。人家小说家日成万言乃至数万言，他日成一首，寥寥几十个字。显而易见，在当下依照字数计算稿酬的时代，他这种写法是最吃亏的了。不过从目前的情势看来，他是吃定了这个“亏”了。有人说艺术家们，尤其是诗人，只会吟唱一些肉麻的赞美诗。此说未免失之偏颇。就党继而言，他的诗有对真善美的讴歌，但亦不乏对现实的拷问与鞭挞。“人啊/别高兴得早了/我将用一根小小的刺/替你制造一阵慌乱/难道看不出/我一直用翻白的眼珠盯着你吗”(《餐桌上的鱼》)。诗人借鱼，对得意忘形者发出了善意的警告。他的诗歌语言，形象生动而又蕴含深意。关于春天，他写道：“从远方涌过来涌过来/蛮横地/霸占了我的眼睛……/路边一棵小草/探过头来/悄悄说/都怪春天”(《为一片油菜花写生》)。这是多么纯真的童心。关于母爱，他写道：“我们都欠了

## 生命的底色

张清武

小区解封过后，天气也比往常好了许多，和煦的阳光，透过街道两旁稠密的树叶洒落下来，成了点点金色的光斑。这段时间宅居在家，让我受够了。每天的面米菜蔬由小区统一配送，每个人都戴着口罩，传过来的声音很清晰，可是却谁也不知道是谁，只能依靠着记忆去寻觅，以前一些熟悉的面孔便变得很模糊。他们在默默守候着我们的一片天空，在我们的前方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城墙。儿子每天上网课，可上网课的时候，却总要一个人关闭房门，我和他爸谁也不知道儿子是否学有所获；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追剧，追一些我以前错过的电视剧，有时候进入到剧情里，会热泪滂沱，嗷嗷而泣；孩子他爸这时候会放下手机，去卫生间取来毛巾，给我说：“这就是电视剧啊！是世间真实的放大，有些夸张，就是惹你这样的傻女人掉下眼泪，获得收视率。”我泪眼婆娑，故作娇嗔地说：“这个剧中的女人就像我，人生如戏，戏中有我。”

党继

待在家中让人烦闷不已，每天要做核酸检测。常常在小区的中间摆上几个桌子，几个“大白”会准点来，一个个全副武装。小区人多，一个一个来做，极为不容易。我们摆着长长的“人蛇阵”，站队的人一脸轻松，可是“大白”们却不是那样，他们俨然一副紧迫和严肃的模样，让人心疼。今天的小区沸腾了，人们大声地说笑，忘形地欢呼雀跃。不知谁搬来了一台音响，小区在沉寂了许多日子之后，又响起了悠扬的舞曲。阿姨、大叔在欢快地摆动身姿，舞步轻盈优美，仿佛要把这段时间的郁闷发泄出来。我从十楼下来，从电梯口走出，不敢向天空看，耀眼的阳光使我多少有些晕眩。几十天了，没出家门，现在站在蓝天下，有一种幸福的气息氤氲在我的周围。出去遛遛弯，透透气，晒晒太阳。走过小区东边的一个十字路口，转过一个宽阔的弯道，弯道的中间是一条阡陌小道，在小径的上端，跃上十几个水泥台阶就是新源广场了。新时的新源广场上人还不少，各种声音不绝于耳，我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坐了下来。新源广场栅栏的外围是一条宽敞的大路，大路上不时有公交车驶过。过了一会，木条凳上坐上了两个人。一个女人，看上去年龄和我差不多。还有一个男人，步履蹒跚，看上去和我父亲年龄相差不多。我挪动着身体坐在了凳子的边缘，向女人和男人点点头。女人离我很近，我仔细观察着她，发现她肚皮圆鼓的，高高地把身上的衣服顶了起来。这是一个怀孕的女人，“熊掌”和“胖丫丫”的时刻是女人一生中伟大的时刻，和那时的我一模一样。她似乎累坏了，不时在喘着粗气，待气息平静下来，又开始抚摸着她的肚子，很轻柔。她回过神儿来，也给我点了一下头。我向旁边的那个老人看去，却似乎不能感受到他的反应，他只是睁着浑浊的眼睛，看着身旁的这个女人。他说：“你还好吗？”语气很亲切。女人显得很不自在，还在抚摸着肚子。女人的眼神很清澈，她眼睛直视前方说：“我还好。”“你怀孕多久了？”老人似乎感觉出女人很痛苦，试图通过聊天缓解一下女人的情绪。“有21周了。”女人回答道。我能感受到女人的眼神里，藏着一丝淡淡的忧伤。“那离‘卸货’应该不远了。”老人的口气比起刚才要轻松一些。“你说得倒是十分轻巧，有那么容易吗？”女人说，似乎对老人轻巧的话语有些厌烦。“会觉得困难吗？”老人的表情看起来很生动，他盯着女人的眼睛，很是关切的样子。女人沉默了。她转过身，看着身旁的这个老人。“你会成功的，很多人都是这样过来的。”老人继续说。“是吗？”女人反问道。“你的家人呢？”老人换了一个话题。“情况比较复杂。”女人说。“就你一个人吗？”老人问。“只有我和我父亲，不过……他生病了。”女人犹豫了一下，似乎说她的爸爸让她感到很难为情。“都会好起来的，一切都会好的！”老人说。这时候，在栅栏外面，一辆公交车驶了过来，喇叭的声音很响亮。“车来了，我们走吧。爸爸！”女人叫男人爸爸，我才反应了过来。女人从坤包中拿出口罩，替父亲戴上了，轻柔的动作让我感动。我急忙站起来，用了很大的力气把那个孕妇搀扶了起来。孕妇站起来之后，用双手抱着他的爸爸，我在老人的身后，抱住老人的后腰，和孕妇一起把老人搀扶了起来。女儿挺着大肚子，右手挽着爸爸的手臂，扶着爸爸向栅栏外围走去。我不敢想象，一个患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，在意识模糊和自顾不暇的生存状态下，依然保持着人性温存的善良的底色，不禁让我肃然起敬。我的眼光在他们父母的背影后停留了很长时间，不经意间用手抚摸脸庞的时候，发现我眼眶里涌满了泪水。

## 商洛山

(总第 2328 期)  
刊头摄影 阮世喜



## 娘

党根虎

周末从城里回家，一进门就看见娘的手指缠着烂布渗着血，我急忙问：“你手咋啦？”娘说：“地里的南瓜有一大半外皮还好好的，里面烂烂啦，我拿着菜刀劈开看时，一不小心砍到了手上！”我记得，上个月娘已经把手砍过了一次。我说：“娘，以后你不要到地里去了，地里的活我周末回来收拾。”光阴似箭，转眼之间，娘眼睛昏花，她真的是老了！记得我小时候，每到冬春闲时，我大便去“担盐”。所谓“担盐”，就是去县城批发些日用品，用担子挑到流岭槽一带的深山野洼去转着卖。大“担盐”走后，娘便把从地里收集到的红薯叶、绿豆皮、从树上掉下的榆树叶子和从坡上挖到的野菜晒干，搅拌均匀，在院子边的一台石磨上磨成粉，然后倒进锅里干炒使之微黄，就成了香喷喷的炒面。装在手心大的布袋里，我们外出或者上学时，娘就给我们带上它，饥肠辘辘时往嘴里倒两口，再喝点水，就能挺过难关。大不在家时，娘就成了推磨子的主力。队里分的麦子苞谷，都要自家用石磨粉碎。记得每逢推磨，娘很高兴。两眼放光，声音格外洪亮，对我们喊：“虎子们，都来帮推磨来，一推磨，就不熬煎没吃的啦！”我们姊妹几个人，一人从屋里摸出一根木棍来，像孙悟空一样在院里挥舞一番，欢呼雀跃：“推磨了推磨了，有吃的了！”到了春季青黄不接，面条是极少能吃到的，往往是一碗汤里几条面。娘便带我们去山坡挖野菜、挖槐花、挖野蒜。那也是我们欢乐的时刻，毕竟粮不够，还有野菜代。找到一株野菜，就有一阵惊喜的呼叫。娘就叮嘱：“山上的野菜再大都不能去挖，有两个屋里有在夹里沟山崖上挖野蒜，滑下去摔死了！”娘把挖回的野蒜剥了洗净倒进锅里，架起柴火烧上一天一夜，捞到锅里，我们喝一碗稀溜溜的糊汤，再美美地吃一碗野菜，麻麻甜甜的，摸摸鼓起来的肚子，就心满意足快乐似神仙。我上小学一年级那年，眼睛里长了个红疙瘩，疼得睡不着，只好辍学在家。娘天天喂着我吃饭，我闭着眼睛，边吃边喊疼。娘背着我到处看抓药，无奈都好不了。城里的医院例有眼科，可几百块的手术费，对于一个工一毛钱的父母来说，根本是不能想的事。后来听人说河湾一个老巫婆治过眼病，用玻璃片、瓷

片在眼睛里刮能治好病。娘在屋里哭了几夜，最后背着我来到了口前村那个老婆婆那里，老婆婆用烂碗片把我眼里那个红疙瘩刮去，抹了点消炎药，血流了我一脸。娘给了老婆婆五毛钱的药费，老婆婆取了一个热馍馍给我，我大口大口地吃着，眼里还渗着血，趴在娘的背上，沿着石头浪小河回到黄沟。苍天有眼，贱人命大，连消炎药也没喝，后来眼睛竟然慢慢好了，视力恢复了正常。记得盖房时，娘欢天喜地，当时她年富力强，在白杨店集市买了肉和菜，七八十斤扛到肩膀上，一路小跑，回到家放下就做饭。从一里外小河水挑水，疾走如飞，惹得村里不少妇女赞叹：“哎呀，你看担一担水跟没拿啥一样，比男人还厉害！”这就是我娘，她一辈子勤苦，像个陀螺一样，只要不倒就转个不停。她把一切的不如意，化为对地里活和家务活的手脚不停。我常年在外出打工，娘就把责任担到种上小麦和苞谷，在家里喂猪，然后卖点钱存

着。直到八十多岁了，患上了高血压、冠心病，在地里劳累一次，回家就睡几天，病情加重就要挂针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她奋斗的一生的土地，但只要没病倒，她还是要在家做家务，一天做三顿饭，手脚不闲。娘一生经历过不少苦难，但对社会仍充满了感激之情。她常对我说：“虎子，你看如今社会好的，不问农民要钱，每个月还给老年人几百块钱。以前没娃的老年人，都是没吃没喝要饭，走村串乡的，受冻受饿没人管，受罪死了。如今一个要饭的都没有了，要是门上来一个要饭吃，看人稀奇得给多少粮食！”听了这话，我心里百感交集，对社会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……

